

第三十一本

今抄
每半頁
九行每行
廿二字

卷四十八 不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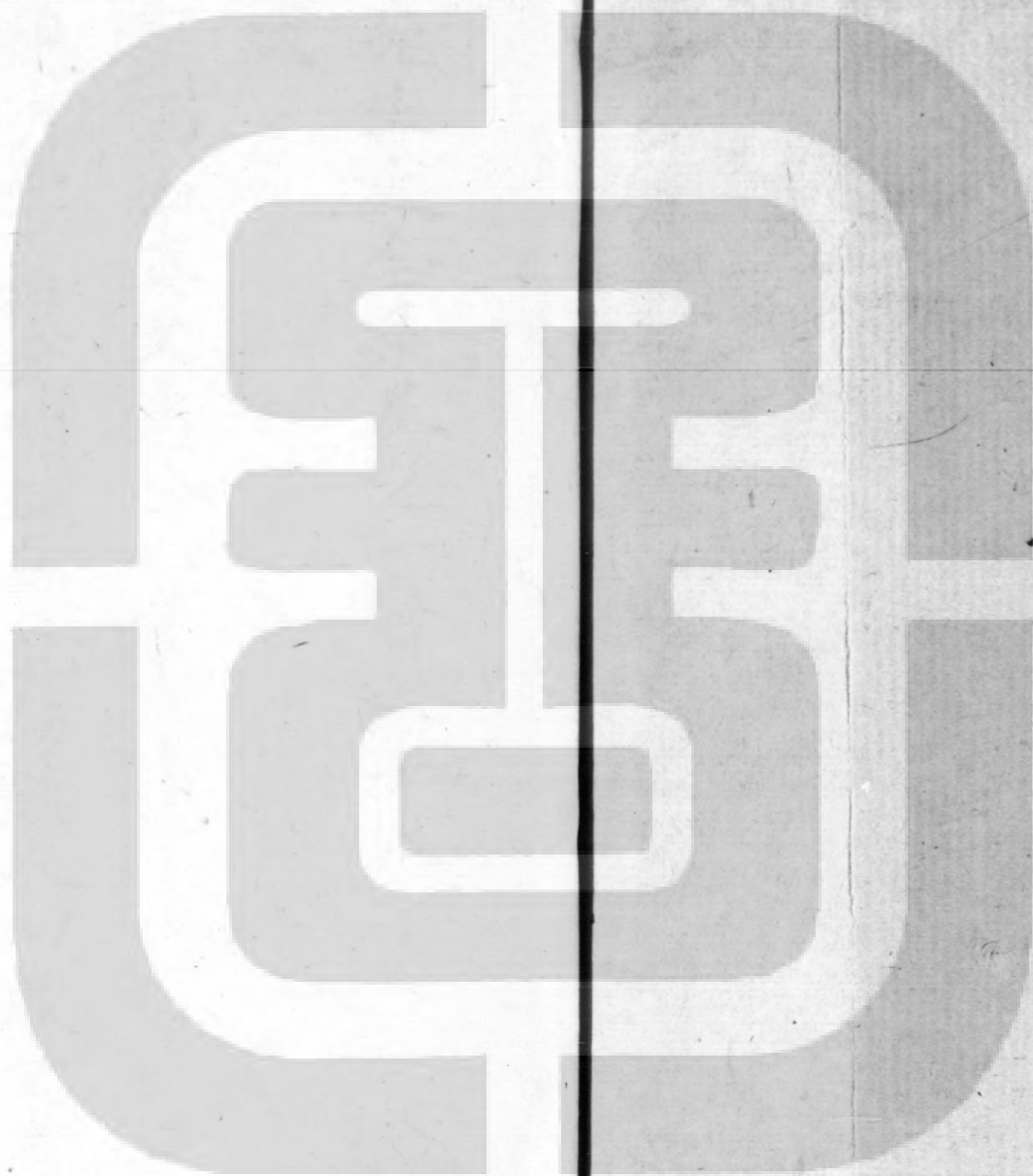
卷四十九 今作卷九十九約抄十五張

此三卷行狀

卷五十一 今作卷五十一約抄十六張

卷五十二 不抄

卷五十三 不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八

天行狀

西山真文忠公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
 小學夜歸嘗寘書枕旁燈膏所熏帳皆黑色群兒休沐聚
 戲公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宮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紵
 持家公得壹意于學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
 南劍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
 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書達羅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



訟人索餽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
平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于福唐公與游甚
懽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
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
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為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
服馬輪言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弊
函首虜將闕我又言慶元以來柄臣顛制立為名字以沮
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
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清流弊之極

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
止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
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復進以維
持國勢極極准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
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熒惑
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
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
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疑而為雹劉向以為陰
脅陽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應今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異

之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為禮為視禮虧視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元年蝗說者以為貪虐取民蔡邕以為貪苛所致者賦吏尚多苞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輪對言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艾引去相踵善良之士寢不自安冠屨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為之變者惟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

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群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仇胄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為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仇胄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基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為時相所馱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燭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

政者本也禮禳祈請者末也間者內廷屢歲醮事舉末遺本末足恪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反為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嶸奉使至涿州以燕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除軍器

少監陞擢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鳩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逋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况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為異渥愛掩前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監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愛掩前聞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比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

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
頃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
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教人
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諂諛
以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已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
視不措一詞喑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
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廖無幾臣願昕朝賜對
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而楮幣盜鈔更張獨
決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細明

主所當法也當時宰臣裴垪尤獎盡言拾遺獨狐都郁等
因遷致謝垪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
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佑籍之
文然當籍者必聞于朝臣俟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
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沒入
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盜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
藏楮皆出於廟朝廷約束之外臣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
錢藏券五十閩中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
餘貲可以市券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罷兼

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
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劉向有言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
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
地震水涌妖星隕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昔景祐五年雷
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雪之警甚於孟
春而求言之詔未頒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
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
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財
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
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
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
皆伐國之斧戕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誦言守
悶悶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
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誑誤輒沒其貲群情囂囂不自聊賴
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强者至欲割及守臣以自快
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
卹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徃徃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不

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推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
賒貸路窮貧民益困願霈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
之四事也 藝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
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興爲百三十年太平
之本陛下仁怒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
辟毋輕下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
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
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迨
命居住賤古流放之形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玩
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乖審謹接劾來上未盡至公願
詔有司博參物論滄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
又言蜀居上流爲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
當國既久言路偏置私人者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妙始
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
首上是奏直聲動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下想聞其
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
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
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

史李公惠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爲金國賀登位使
徒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
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諏訪識
之于冊慨然有爲國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
爲至險曠土可使爲良田弱卒可使爲精兵惜不及用也
虜移文止賀使還朝入對言邊士有深可慮者三亟當爲
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
池樓櫓大修懇田之政又言金韃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
幾而吾俱罔聞知飭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論方事苟

安謂公張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方
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而已
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竟見小異已成柄鑿議論小檄
目以譸張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文儒宿望或所不能至
於正色折姦萌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少有才者所能辯惟
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南渡駐蹕何
異越棲會稽而秦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券於錢
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
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

急之營繕略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
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炎議防秋
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今虜從而南宜詔有
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
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之心拔用荆淮嘗立功之
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復散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
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邊氓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
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也昔季綰建議欲保江南常葺理
淮襄爲家計孔明駐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
中御願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二
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歲幣臣竊以爲不
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班皆主
不與上曰真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
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爲所薄公慨然謂劉公燾曰吾徒
須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立請
郡時相曰禁涂在通故胡爲去也公答曰老親生長田間
但知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
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娉而士大夫多言五福

在吳公廟辭論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守適卧病公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部委三司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歿總餉攝事公力從史之於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晝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爲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雜而戊濟之朝廷捐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爲民躬履阡陌家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爲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同道合謂譙卿可與爲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拯一郡之民且易糶爲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指道傍叢塚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年餓死者惟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吏彌迫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

守林琰爲臺諫無廉聲公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
兩劾之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李通
傳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來所謂逐虎逢狼也
廣壽之命遂寢公雖不容于朝猶以忠實慳惻爲時相所
重雖積忤未至䟽斥惟都司數人目爲迂儒試以事必敗
及至東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早傷本輕
監司好名賑贍太擾之語時相不能無惑自此申請遂落
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爲都司所嗾劾罷林庠以撼
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
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
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困閫戎司之餓餽以至太夫
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
雖在外援毆陽公修自禁林出漕河北上䟽論兵故事附
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政之七年
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
失有十京黼黻上心一也貫休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
也以言爲諱論水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
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佞斥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

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邊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
法科 夫鈔八也闔腐董師九也徇女真之欲召侮取輕
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群臣盤樂怠

有宣政之習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三數 來謀國
者不惟長筭遂有三誤虜旣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
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
曰漕渠乾涸二也上流制閩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川總
戎牂程彥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
靈氣皸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爲願朝

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
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
矣委靡怠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所爲少定則
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
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以西掖召還
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鈎致公曰某雖不肖決不
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郡以番舶
爲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
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倖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

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
稅之入遂及 熙舊額秋苗令民執槩兩造示姓名使自
詣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之行之海賊王子清趙郎以十
八艘橫 浸劫晉江縣圍頭灣距州僅有百餘里公調
左 軍捕逐撥發官王大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
人死之公爲文以祭且請贈典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
厲或言沒沿江諸港澳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
也公議選官勸諭寓客寶謨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
舟三十二與官軍犄角併授之薄俟處厚曰官民一體有
功並論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
趙者卽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群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
其子剖心以祭磔者三人誅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
縱去趙郎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希卻也斃于獄子清尋
爲台州杜門巡檢所禽詔以賊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
濱審視形勢創修沿海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教定巡邏
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特相生日
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
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

屈已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能以自竭願因某之言考武
侯之爲勉其未至則功免日盛福祿日臻不報泉多大家
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
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慊慊焚其契不復
爭曾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
公伯成方退君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傳公
亦以世道期之即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
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在軍政常謂敵國狄外患盜賊內
憂皆不可忽遂修五事可爲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

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圓結其強壯者別爲營且乞推行之
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
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鈴
轄關於統制中翼差州鈴將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
者五通廣益於贛南安以弭汀贛益予之害屬崇萬未上以
吳夫人憂去官明年黃斬失守陞武昌縣爲壽昌軍其後盜
起南安延蔓又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
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火及吾民若有
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祈天

而愈黜謝之詞有曰願損臣筭以延母齡爐熏之燼未銷
囊藥之功已應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襄便親為
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于五歲時率家人奉觴為壽如
其儀州民有母百者為立壽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
遣去結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飯量舊無算自此終身飯不
過濡口服闕除寶謨閣待制知渾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
允辭次對文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仁公勤四勵其僚
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
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

討彬寇增親兵始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辛帥棄疾創
飛虎一軍博求利源奏改為推酷結事中芮公輝持不可
而寢至趙帥善恭又推焉曹公彥納修復舊法至安樞密
芮又推焉公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餘
緡視昔之權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補薪水之
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
為詔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
者曰增月益前帥定增為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捧
取七升公併草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配

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僅四
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偵於都城而自任其折
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遽上以米補其數明年奏請罷
糴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之力振澹既而曰此淺惠甘
郡有折粳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周闕米則輸本色合
正耗五萬餘石公則貯之名惠民倉歲歲出糴倣張詠成
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毀券住糴保受同
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樽節錢易穀于總所得
八萬石益以它穀爲九萬五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

所其歛散息耗之法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
廷皆從之著爲令又創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日
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
自佃公損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者娶者
給散有差定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師漕張飲其
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抄爍若萬里數夕乃止分公榜罷之
置贍軍典庫知壽昌軍朱囊建請飛虎軍永成壽昌且欲
併致其家口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草縣賊蘇師軍去
州十里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

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刻去遵使判葉莫攝郡
事授以方畧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徐中書
舍人兼傳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國史實錄院
修撰辭免不允以寶初元止旦發過家乞郡不允給
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創一
脩于道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
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
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
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正或以為法最善
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所
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邨本志前有避
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
論雍熙追封秦邨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
有子息然興滅繼絕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
矣公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
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
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
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

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學脩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
曰太平興國中秦卽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
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經也 慶
歷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
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有參 于聞槐棘之
者又如淮濁二閘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
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
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
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

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
遺及門爲耻受於外以苞苴任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
不之恠果欲息天下謗之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
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
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馬呵則已過矣甚至於
流竄馬殺戮馬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
收人心之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
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
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

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
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又奏髮華髮舊德
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
簡皆年愈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
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一廉者又問何
以華之奏此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上又問卿曾見
有何廉吏以遠守趙筠夫對御筆擢筠夫直秘閣與監司
遣公手創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揚長孺帥閩皆有廉聲
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加咨訪始公道猶未聞濟之郎

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
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村使左史
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
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
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
閑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墀若二祖實臨其上又
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敢未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
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
曰當察於微芒公奏惟學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

惟維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過此上以曰朕在宮中無他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居喪不處于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羹墻向者日待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待螭陛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續實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廷美卒俱陳其所以然因奏

太宗於秦王矜憐惻惻典盡其下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

如此但骨肉之情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額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哀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而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得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詔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臨朝奉慰皆哀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侂胄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群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易

以小祥甲寅易大祥二者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也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_哀衣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鞞鞞不以大綉此於羣臣何所損朝儀何所妨即詔行在職事官侯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附已公不爲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堅盛章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殿中侍御史莫澤去疏語稍

見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侍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疏諫三官先是右大正言孝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鏤榜播_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爲己甚時相雖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考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同時略相拆簡言路曰禮待強辨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公歸脩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

主荀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為解經而發者附本經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問先成丁記曰出處語嘿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稿如山嘗謂門人曰人君為一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為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它日得達一覽死無恨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緝成之又取

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摘其關於大體功於日用者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畧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者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里功世用為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郡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為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諱有文武材必辦此賊二使者言于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侍制王隆祠明年除徵猷閣侍制知泉州再辭不允

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矣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哀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黽勉此來欲爲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石海寇犯境遣右翼軍將官具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之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一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遂赤立不可爲

或咎寬恤大驟公謂民困如此捄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爲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大小必躬親之每擬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又不加意卽爲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_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馬乾道又益三十馬後屬籍曰增漕司止按舊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

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為笑雖有村健之守智力無所
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佑籍無罪泉民憔悴
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
親政除顯謨閣侍制知州^福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
祠牒增四十焉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
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劍
毋徇私黷債毋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費錢
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以官得價市物草閩縣
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
五萬賑糶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糶下三州劍州常
平米糶建民未及州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
之海偷比歲從橫島嶼之民凜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
船給糧械勵隅總厥後點首相踵禽珍襄閩方與韃將攻
滅蔡城遣吏奉露布圖上入陵而江淮有進潼關黃河之
議公憂之取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
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
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本見臣之所甚
懼也新元以來進退周用舍多叶物情正涂方開善類吐

氣倘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洵清明倖臣懿
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無枉則慶歷
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聰
可嘉之言而忌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陛下審
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堂
書曰此一二言者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有然
正直之士不^推耒無矯拂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
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之忿則剛勁不軟熟忤旨如不如
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懼哉昔趙中令有顯權之毀

韓忠獻有跋扈之効効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
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
孰不知丞相用心其何嘗議之時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
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盡
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寄聲尤
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某又忽忽而
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無分中外願假歲月俾得展
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日聞公素發宏誓濟物願亟就道
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爲彩旗以送自黜門

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爲先闢
貢闈增學舍江東詞苑忠宣公長沙新賈傳廟王晉譙王
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緘于學而絀其不當祠
者三山迎聘耆儒月臨講席所至不必搜訪人物天下士
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
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
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洲奏三
劄一言今中原無公主政是上天監觀四方爲民擇主之
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

將歸之它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
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
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戈射之娛禽獸狗馬之
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祈天永命之此一也天
之視聽因民視聽^之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
貨賂公行誅求既廣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
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有懲賊吏而
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掎刻停邊閩
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而所助

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
為吾有若從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
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
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
視為迂闊塞下之備朽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
汴既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
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
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收歛靠實為主又言曰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

之後一實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
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

向治惟群賢自

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每奏上
必稱善公言士大夫狃于舊習上曰徃徃草面而未草心
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公異謝又恢
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
事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為章
句或問條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
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有身心始也次之

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正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戒屬者齊家之要也每降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延官亦然臣記一日

講官講易爲輒易姦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與之辨上愕然公奏陛下須致知格物做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爲治一門以唐鑑爲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益遡流至劍郡又自郡遡流至汀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益以其自潮海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爲群皆挾兵械官不能禁

名曰益于實與盜無異臣叨閔帥深欲更張緣事屬漕司
方與漕臣袁甫商榷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爲公自三
山過醮于仙遊山青詞家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
祇徇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
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列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
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真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於
啟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
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輟人遣王楫來通問公言
不可恃此緩於脩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

上曰自此望卿啟迪毋或有隱又問輟使來聞外議頗紛
紛紛公奏兵使在其間交今或卻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
行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已卯進讀
知至而後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
爲首者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爲善此爲惡此爲正此爲邪
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
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
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時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能
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

入禁中而經延廷無別本即以未辨為對俄有內使捧進本
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比司馬
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
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
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楸言其國欲
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近則金虜皆殷鑒
也楸離穹廬已久所得輟首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
既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
者楸與劉溥鄒伸諸人之語不無湮合惟其間有云輟相

移刺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楸議不合又去李寔獻策
韃酋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
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
亟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為未足而
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漣海壽毫蔡息唐鄧諸郡公言
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敵由他道擣腹心雖能塊守
數城無裨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帥喪失叢多
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因及
顧諟二字古註謂常自在之朱熹新取其說陛下若天無

知時不鑒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
言陛下初懲賊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施也未能
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
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机機穿於康莊
也歛兵遠去鷲鷲鳥將繫之刑刑也委地不爭芳餌餌致魚之術也
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知章言前日輕舉
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誤上又曰方大
宗且留在廣既而惟此二人未召餘皆收亦不可畏敵論
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

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下法文王
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懣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
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
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
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魏莊公唐明皇曰莊公誅賢
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願以二君
為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讀脩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王音
有槁木死灰之問臣退思之恩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
木死鑑明水——止其體雖靜可以鑒物是中涵動體中

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
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衆理萬事委之無用可乎應綸
繼絕世公條陳古今甚悉末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誥曰
骨肉之恩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恐同
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爲置後焉已未
廉修國史實錄院脩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後三陲戍守
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窮閭委巷有飢凍切膚之慘邊
絕塞有風眇眯目之悲極願擇良吏賢將以拊緩之癸亥
以已見求對言韃人讐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

則其爲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豈不
誤哉願自強以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言王楫挾金使例
冊自隨小使敢爾他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楫求金
翠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侵服遺逆全之妻
而異其不返也上笑曰此極未是又奏乞用藝祖孝祖閱
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遘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
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草虛實各令
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近臺臣李
鳴復即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局考覈爲師之十

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讀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曾無雨露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勤訪問願陛下為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故祖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

貨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僊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特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楊

制閫釁隙浸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言事又言
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後后邳徐
都失守唐鄧亦繼叛諸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
起乾位月紀太白皆為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坐者也若敬焉而以害之
正有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接於目非
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不及
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於庭鳳凰之鳴
日聞於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無一

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省
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撮其要語各從其類
凡闕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
密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夫臣擇焉上嘉
獎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
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
有稱職者否泰 曰詞臣中惟臣哀退如趙汝談洪咨夔
吳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
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閣新宿弊收實才公巽謝又曰科舉

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不可不草又曰致君擇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謂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踈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爲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已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見檢各自

伸其見然後徐蔽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除實學困於名場者拆號同洪侍郎咨獲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漢御大夫告當封病上憂之夏史侯勝謂必愈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

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
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劬悴滋甚觸暑趨
召道中刊修行義雖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
考閱數覺頭旋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
人與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三鼓後風眩忽作病中
猶夢與鄭左史司寅論楮幣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
至卧内令於上前來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
公疾今何如愛見至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眷遇
故不敢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點富貴之念屬疾

兩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箒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
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吊都人
徃徃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塋
于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夫主之
女公方卅角太中公竒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翁壻恩義
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三十四年卒子志道承事
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内行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
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
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曰凡人所

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猶哀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焉而至於無服由總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疏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娶姊孀孤甥里中老病乏絕待公舉爨者常數十人律已清苦雖責無余餘皆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即學易齊共極堂俱卑朴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于子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重立螭以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

夷名節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蓋臣道德之宿老故於其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平治矣而天下遽奪之烏虜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輒感歎息猶異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伏也馬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書好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久名位只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而知且晝所為

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
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擾游泮真之意
少乙酉退閑深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瓏嘗曰天
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道不待窺牖而燦然然
畢睹然自學者言則悟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
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睹覩也晚集
聖賢之語爲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畧曰意必之萌雲
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蓋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
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

不以父事吾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
視吾民嘗以掾屬事其府矣其情不察吾吾患焉故爲長吏
必思所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
焉故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
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
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
也公之直內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固
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
榮辱爲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爲貞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

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以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爲從臣可也亡身殉國始終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山生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國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多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章二卷其政則有江東採荒錄若干卷清源雜註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謚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

曰治命也子必毋辭乃必別其闕繫當世安危治亂之大者著于篇上之太常若夫公之嘉言懿行善政遺愛盖有不勝書者門人高第散在四方各有記載云謹狀

端平二年十月 日門人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兼右侍郎官劉某狀

劉後村集續編卷九十九

行狀

樞密鄭公

公諱口字載伯鄭氏其先自固始遷閩之長溪六世墳墓
 在焉後析長溪之半_居福安縣今為福安人始宮保少行_樹
 藝推三舍宮傳以風義聞一_鄉至宮師學博文高為鄉先
 生後進尊事有越數百里來從遊者初宮師感異夢而生
 公穎悟端_疑與常兒異凝學不煩教督文不肯蹈襲家貧借
 中書手抄口誦遂貫通百家紹定己丑上龍飛策士公奉

四下圖中俱也

櫻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六十九

行狀

樞密鄭公

公諱口字載伯鄭氏其先自固始遷閩之長溪六世墳墓
 在焉後析長溪之半_居福安縣今為福安人始宮保少_樹行
 藝推三舍宮傳以風義聞一_鄉至宮師學博文高為鄉先
 生後進尊事有越數百里來從遊者初宮師感異夢而生
 公穎悟端_凝與常兒異凝學不煩教督文不肯蹈襲家貧借
 中書手抄口誦遂貫通百家紹定己丑上龍飛策士公奉

對言人君之心主於一則天下之治定於一擢甲科第口授文林郎隆興府觀察推官侍御史汪剛中郡人也某剝富僧死汪利其衣鉢先^{貽書}怵府察公奮曰腕可斷筆不可曲容從中都來言汪怒甚發必烈公若不聞者數日汪死豐城飢檄公賑荒請粟三萬斛與俱家至戶到多所全活滿秩調兩浙漕司幹官泣職踰月丁宮師憂貧無扶護資鄉人叶力助之乃克歸塋免喪趙公與懽尹京辟觀察判官富民爭繼立時相陰有所主數示風旨公擬筆不少回互相怒下其事曹司卒莫能易除吏部架閣淳祐初元為省

試點檢官召試館職時經筵讀仁皇訓典徹章御書大學西銘克己銘顏樂旨賜宰輔學士院以此發策困及時銘弊四事公對三代而下治莫粹於仁宗而不見求道之迹道莫粹於今日而反虧為治之效道蓋道即是仁也仁即心也剛健不息其體也克周不窮其用也仁宗之心恭儉寡欲中正無私其體立矣政歸中事書賞罰不內出其用行矣當時大臣杜富韓范又皆為君而不為身為國而不為家為功名利節義而不為利祿權貴為四海困窮而不為所識窮乏是以至公感動和氣融液天地之間無塞不

流無止不行此仁宗之心所以如天也今日未能立剛健
之體以行克周之用而區區焉一記三銘之相為賜以民
則貧以國則匱以內則肝膽之相隔以外則手足之不隨
豈非危微微之際猶未精一而二三大臣之所以正扶扶持
者闕歟除正字時相使其客通殷勤公不答翰對言危下
之證不可有危亡之憂不可無陛下與大臣非不知憂也
未得為真憂也何為謂真憂在乎此心之剛而已子曰棖
也慾焉得剛蓋有欲則不剛惟剛不屈於欲天下之壞極
矣私意歛弄非一人禍胎醞釀非一日不獨當國者之罪

亦聖心未能無欲而然也又乞定國本公應對詳敏上傾
耳以聽每奏稱善翌日宣諭宰執鄭博學老成頗不詭隨
相默然執政游公侶徐公榮史皆奏其人可備內學訓導
自是相始不樂公矣久之徐校書以在職一年改秩兼國
郎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上欲擢公諫官相以史學
薦基之也再對極陳至日雷變之異又言貂璫啟玩好異
服漸假竊菲食卑宮雖嘗納諫掄材伐石亦切課工陛下
脩身之道未備也紀綱非不欲嚴精神豈能獨運朝廷布
公之實未著也方劾吏而徒官當擊姦而忌器臺諫之公

論未伸也三邊形勢渙散沿江守戍單弱疆場之守禦未
可保也臣恐三百年金陵之業壞於今日矣是日口奏多
不可記上意益親既退例納副封相屬色以待遷著作佐
郎兼侍右郎官改兼司封并請外不允遷著作佐郎上欲申
諫官之命相云小司成見闕人宜留師儒之選俄以公知
温州命出復收上意相以憂歸麻制起復公謁告不聽宣
布除右正言兼侍講力辭上擢卿言職出自朕意益殫忠
蓋自結主知又面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時上方卜相游
杜二公以內祠經筵召公欲贊上決首言具瞻之位不可

久虛嵩之哀哀經經方新士庶譏諫未息陛下雖召歸舊弼斥
去姦朋方且徘徊四顧未有所主夫陰晦者姦之藏間隙
者邪之伺謹重審詳審於中而明自昭晰於外則相位定
而天下服矣上用嵩之意未已公包奏乞早命相絕其覲
覲上以邊事為辭公爭論移晷又言三數年來擅國者引
用人布滿周行人材哀少為上言當世名勝宜召用者翌
日御筆詳卿所奏雖切事理退進大臣豈容輕易公再自
劾宣諭丞相趣其赴闕舊弼寘之經筵朕意如此卿宜體
悉又使仲貴人勉公安息上問歷言某人上曰王遂已手

足不仁公傳者之誤上又曰方大原且留在廣既而惟此者二人未召餘皆收用又言公論之在天下當使之周流不當使之壅塞忠賢之生斯世當使之翕聚不當使之流落除中侍御史於是嵩之所用如項容孫陳一薦曾宏迪葉賁王賁周文虎所親如戴埴史侗之流以次論劾中外肅然公既盡所薦十二人者因進講言去相事當明使天下咸知聖意况陛下已疑之疑則勿用若使覆出禍可勝言上首肯云卿言極當但彼以憂歸何罪可加公奏他勿論經營起復罪莫大焉以此罪之夫復何辭上云但拒

其來足矣嵩之從子璟卿中毒死都人言毒之者嵩之僕也公奏璟卿嘗訐嵩之乃殺之以滅口推此心以往凡有不便於己者何所不至哉請窮治璟卿死狀未幾右史徐元杰暴卒口鼻流血衆益譁公請昭白其事以紓朝野之憤詔公鞠實公反覆究推適聞兩處具獄公言元杰毒死明甚然蹤迹詭密不得主名乞下有司重賞求賊不敢以一勘不獲而遂已又言盜殺唐相武元衡衡捉衛投紙金吾府縣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或告王承宗遺遣卒張晏所為既伏辜矣後東都留守呂元膺獲真盜則殺元衡者李師道也夫

遺帝有迹矣有告之者不為無證矣猶不免於逸盜有而
殺無辜况無迹與證欲於旬日之內就十餘囚煨煉成獄
非臣所能臣猶乞昭白公言也今乞求賊亦公言也議者
謂臣黨惡臣之心迹可不待辯惟是不能汔獄實臣之罪
章再上上曰卿所論人皆嵩之黨且每言其短妄議不必
恤秋早乞停營繕卻貢獻又嵩之罪惡不報除侍御史左
相范鍾年高策免公言淳熙中王淮為相八年僅以辭歸
今鍾除職足矣又進二秩鍾不敢安宜聽其辭上既相游
公外廷謂宜並建二相公奏臣豈以並相為終不可者必

有相須之才無相反之志而後可萬一置左之後人懷異
見各行政事各用人才必起紛紜游公遂獨相年餘開府
節度使思正欲班少保嗣沂王貴謙少保嗣榮王與芮之
上公言臺令及紹興制尊長不越於官序開府不先於少
保乞戒恩正毋踰禮法因請令講官訓迪諸帥哨騎大人
淮東閩師去不候代公奏今還鎮備禦代至乃行中興配
享不及張魏公公追論浚有社稷大功宜侑食三學因小
忿紛紛未已公奏往者起復姦相扣閣之書興起一髮之
公議推明萬世之綱常此是非羞惡之心也睹宸翰之盼

則忻然有喜聞氣節之舉則慊然不受陳義甚高此恭敬
辭遜之心一也一旦因鄙褻之爭忘正大之見移怒有司
徧詣臺省昔也所為如彼其壯令者所為如彼其卑臣甚
為學校惜士始有不樂者又言士大夫稍有資格才望不
屑為廣郡率以處妄庸右科前名自從軍至閣職不六七
年即擁麾又有沈然召試者亦部符而去宜稍重廣郡選
廉能非右科前名毋輕授閣職以清其源除左諫議大夫
入謝上曰卿三年言責議論純正無所附麗故擢卿諫長
公言陛下取近御親錫嘉名聖慮甚遠宜加意訓導之職

又為之精選左右庶有薰陶之益又言臣聞陛下退朝之
暇靜坐為常孔氏之言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又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蓋不睹不聞者此心未與
物接之時於此而戒懼焉則靜無不存矣隱微者善惡方
萌之機人所不見之頃於此而致其謹焉則動無不察矣
靜存而動察則理明欲盡而體立用行行矣陛兼侍讀時
政尚寬有求必予公言權相當國頗失忠厚而其下奉承
又徃徃過刻改絃草弊孰不鼓舞然矯枉過正亦所當察
祖宗成法燦然甚明人有所求至法而正苟無其法然後

用例例或未善已不可行况又創例不幾太濫夫不以公
平正大爲心而專以苟且姑息爲務安得人人而悅之悅
者寡不悅者衆則惠竭而人輕其上矣然陛下主張乎是
而後大臣維持乎是請謁未杜於私蹊僥倖或出於御筆
則聖心猶有偏徇何以責臣下乎初嵩之去言者乞加竄
責既而乞勒致仕度上意堅又乞候服闋于祠至是嵩之
外除百計求復用公言中外之人皆謂嵩之未至之日無
非再求_未之期此縉紳常布所共憂者唐德宗猶能用袁高
趙需之言寢盧杞刺史之命嵩之肺肝莫逃聖鑒宜寢職

祠仍與遠竄不報率同列極論詔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
致仕公憤激與同列再疏又不報乃獨銜密奏陛下必欲
行大觀文之命非特劉克莊輩不敢行辭而猶豫遷延之
間徒使學_校之士相繼舉幡兩疏入已二鼓上批嵩之守本
官致仕已降除職指揮更不行行虜哨江北條畫守備甚
悉因奏乞歸田里上再三云未可且留卿主張臺綱他日
當有異擢游丞相口公言陛下穆卜舊勳徧擢樞輔葵開
督府韓建帥坦布置一新竦動群聽然事變難防機會易
失臨事能懼好謀能成者二臣之責而隨宜應變悉力維

持者廟堂之責也上於群臣中眷公特厚凡所摹畫多見
嘉獎他人唇敝舌腐不能感悟者公雍容一語上必樂從
言龍翔土木煩擾者多矣皆報聞公一奏無數十字有旨
停作如住權契罷浮蓋皆公發之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三辭不允差同提舉編修武經要略封福安縣
開國子公登二府無喜色未正謝聞後省有語亟求去其
夕奏入詰朝遂行上知上不可留除職與郡辭仍舊職與公
宮觀公以釋重負為幸處之怡然先廬聚族無所容足借
居烏石山下歷官祿米與弟妹刮食之幼孤者必挈以行

及歸客有為公憂貧者公曰存而魚羹飯沒而幅巾新衣
如是足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賜衣帶鞍馬未謝而賜異
恩也戊申明堂進恩開國伯己酉二月庚子疾革乞執事猶
自草遺表語弟官曰上恩未報與平生學問未做得工夫
可恨爾薨於正寢年六十二少殮笥無新衣除資政殿學
士遺表聞上咨嗟良久語經筵官曰朕方欲大用之不料
其遽止此聞其家甚貧可念輟朝一日贈通奉大夫公三
娶阮氏封永安郡夫人范氏追封通議郡夫人今薛氏封
和政郡夫人男一人游承務郎某年某月某日墓于某縣

某鄉某里公踐履醇實不爲表襮議論平恕未嘗刻核善爲章奏詞約理盡臺簡指陳多雅責而無醜詆常存有餘不盡之意雖嘗爲公雌黃者無忿懟心上前論議詞氣慤惻人主信之學士大夫親焉惟前之不樂公者乃謂元杰之寃不申由公德嵩之而然一喙倡之百喙和之世所謂賢者又從而實之夫掌故給札甲科人券內物爾於公何德公不嘗彈嵩之乎其言曰嵩之粧綴邊功以把握陛下之利柄布置姦佞以沮格陛下之賢才以小勤細謹惑陛下之聰明以淺効微利蠱陛下之心術崇私殖債不知紀

極秉國如此固天下之所忿憤怒而切齒也昔王曾慮丁謂復用逮其死而後有喜色曾之存心天下之公心也豈爲一身計哉衣冠之榮悴宗社之安危所關者大矣不然秦檜再相專國爲利蔽欺日深鉗制日峻一時沕落僅存之賢士大夫幾不免盡殲於其手豈不可監哉嵩之無謂檜之才而有謂檜之心謂若死不死檜必復來論嵩之者多矣如公此疏了翁誅章蔡之筆也公豈德嵩者乎元杰之死寃則寃矣然倡虛論易鞠實事難使議公者與公易地而當審克之任未知又何以自處乎公嘗佐陳公鞞幕

府其後公先登臺省陳公乃召及陳公論三學事偶與公
合談者遂併攻之謂公黨陳謂陳公不忿疾史氏然公本
非由陳公進陳公者嵩素所媚忌累召不至上察之久矣
衆口雖譁上益不信公去西府御史陳求魯論之曰更化
以來某若有力排斥嵩之白簡猶在謂陳某陰爲嵩地既
非平論謂某共爲嵩謀某豈能保嵩之不念舊惡乎以疑
似之心爲揣摩之說宜某之不心服也然其徧歷言路不
問豺狼而問狐狸此群言之所以不恕也前既云排斥嵩
之矣非豺狼而何所論嵩黨皆給舍侍從臺諫都司也謂

之狐狸可乎公屢薦徐著作霖後徐論事語多侵公遂衣
去公奏留之曰柰何以臣故失此賢士昔高若訥劾責已
之館職耿南仲仇伏闕之諸生凡人之情自克者徐於公
責之如彼其苛也公於徐愛之如此其至也亦足以見公
之賢矣公弱冠時聞嘉興有輔先生者爲朱門高第負笈
往見先生館之盡所以聞於文公者傳焉又謁陳先生于
北谿多所論質僑浙右二十餘年與蔣公重珍善袁公甫
陳公墳皆雅重焉故理學尤粹密每於諫書講卷發之所
講中庸一篇上以爲理致透徹又曰卿文字平正明白議

論忠實切至平生著述存者惟性論仁論緝熙講義奏議若干卷總曰北山遺稿始余久斥^之蒿去起家使江左或曰公嘗密薦公為深^人厚未嘗自言余^晚入朝察公果相知者游以家傳來乃詮次之以告太史氏謹狀

秘閣東巖趙公

公諱彥侯字簡叔宗室秦悼魏王之後自汴入閩今為閩人少嗜學未冠薦於胄監光宗登極補將仕郎而已而五拔監漕文解今上登極賜進士第歷常熟主簿鄂州去曹夔州錄參因留蜀十年舉負溢格始下瞿塘改秩知安溪

縣繼陳公寔之後潔廉豈弟與陳齊名縣小俸薄公苦淡過甚竭立營太夫人旨甘自食麤糲而已傳公伯成每言於人曰為陳君廉易為趙君廉難李公詫薦章亦曰貧而廉為尤難去如至尤不易秩滿就部注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歲餘丁文安憂服除提轄左藏庫坐失覺察吏盜金去國俄予祠時方挈家抵京貧不能歸僑居于零起判紹興府鑑湖久湮俸廳猶按舊^額督租公削去苛取之例越人德之暇日必領客觴詠於禹廟蘭亭之間知惠州陸辭乞令郡邑覈逃絕以定賦入委邑丞專過割以防走弄既

至視嶺海如內地待蠻獠僚如吾民清儉節縮軍府充實初
譙樓頽圯米廩漏濕公始改作鉅麗堅壯遂為南州偉觀
除西外宗正下車未幾改南外攝郡兼舶適繼饕殘化以
廉平泉人大悅舶琛滿前吏以例進笞而卻之余嘗和公
詩云健吏安知元結事貪夫愧死伯夷風人謂之實錄知
饒州未上改湖南提刑屬上親政精擇舉刺公首被巽時
以為榮巡歷吏卒視舊十省八九民間幽枉皆得自達柳
全道永之民咸曰自馬大同後六十餘年復見公耳就除
轉運判官權帥事江北警報日至長沙遂為風寒之地公

鎮以靜雍容如平日密院責造戰艘賞以鉅萬公嚴戢敷
配亦不求科降而先期辦集朝論嘉之公雖綿歷外官不
及與聞時論然憂國愛民遇事輒發其條上便民也謂盜
賊之原在守令宜加精擇謂米餽舊至江鄂而止糜費以
銀近改撥至襄郢又以湖會折銀部餽者多戕身破家宜
易給見錕謂湖湘之地大抵卑濕春夏漲潦則田與江通
至有抱砧基納有司者宜檢視蠲豁皆切於一路休戚其
大者謂楮幣不宜立界限又云計詒敷楮民怨已甚根本
所繫焉可不思急迫之政豈宜再舉謂韃勢方強宜以守

脩爲經以和爲權其策慮悠然深長不止於一路矣久使
湖外屢援禮經引年不允令赴行在奏事公曰老矣當知
止足乞祠又不允給假三月暫歸故居季春戊午天宇開
霽命弟姪子孫行東巖下暮休於寢稍倦皆謂山行歸來
故爾中霄忽與家人曰吾逝矣言訖而絕其靜定如此享
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議大夫朝廷未知公卒有詔除直
秘閣遂不及拜公長身偉岸而待人接物極謙厚標致蕭
散而於倫紀忠孝之際至篤詩律琴趣妙一世尤工草聖
入仕餘四十年家無留貲歲晚歸來猶糴而食嘗攝潭帥

所入僅百五千貽書其子曰盡以此得一小金徽矣小
金徽者唐李勉古琴之號也平生不汲汲仕進立身有本
末逆曦之變公在其間大節挺然無污每戒子弟仕宦守
廉勤自有見知者一念欲速心術先壞矣所居蕭寺洗剔
屋後山名曰東巖與北山陳公孔碩詩文往還最密遂得
其篆扁有詩五十餘卷功力微妙深入詩家閫奧初殿撰
公守嘉禾挺身犯難撫定叛卒全活杭州一城不幸罹
禍紹興間雖嘗褒雪爲文俗吏所軋西山真公德秀論次
其事以遺公曰世未有誑於人而不伸於天者彼娼嫉之

人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於後其異日自孫及
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如公者蓋所謂玉
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公娶永福朱氏封宜人弟兄十
三人多以才業聞于世子男三人長璫夫宣教即知泉州
同安縣甲戌袁榜瓚夫宣義即知汀州長汀縣丙戌王榜
璫夫將仕郎女三人長適新宜州天河縣簿尉蔡應孫次
適^新藤州判官杜功綽一未笄孫男四人特淦將以公澤^遺補
官時澗漕貢進士二未名孫女二人曾孫女一人諸孤卜
以四年正月丙寅葬公于福州懷安縣靈運里桐溪之原

前墓屬余狀^狀元公之行念公平生可書詎止於此而余處多
出少有不盡知姑述梗槩它日有聞尚屢書之謹狀

人能厄其身於一時不能使天不昌於後其異日自孫及
曾接踵科級奕奕相照於太常名籍中如公者蓋所謂玉
之英瑤而羽之五采者也公娶永福朱氏封宜人弟兄十
三人多以才業聞于世子男三人長瓌夫宣教即知泉州
同安縣甲戌袁榜瓚夫宣義即知汀州長汀縣丙戌王榜
瓚夫將仕郎女三人長適新宜州天河縣簿尉蔡應孫次
適新藤州判官杜功綽一未笄孫男四人時塗將以公遺澤補
官時澗漕貢進士二未名孫女二人曾孫女一人諸孤卜
以四年正月丙寅葬公于福州懷安縣靈運里桐溪之原

前墓屬余狀狀元公之行念公平生可書詎止於此而余處多
出少有不盡知姑述梗槩它日有聞尚屢書之謹狀

劉後村集續編卷一百

行狀

丞相忠定鄭公

公諱清之字德元源世爲慶元府之鄞人居邑治之東齊
公未葬鄰焚秦公與兄通議繞樞慟哭火爲退飛門有大
槐鄉評稱孝悌必曰槐木鄭氏秦公建炎己酉貢于鄉會
元元術至犯東浙與董夫人皆臨難不屈罵賊已死嘗詔有司
定謚立傳公方當國謙巽未皇事見史定公所作通議公
石章及先儒史公涓壙銘魯公始居邑之嘉慶橋慶國方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百七十

行狀

丞相忠定鄭公

公諱清之字德元源世爲慶元府之鄞人居邑治之東齊
公未葬鄰焚秦公與兄通議繞柩慟哭火爲退飛門有大
槐鄉評稱孝悌必曰槐木鄭氏秦公建炎己酉貢于鄉會
元_元術_至犯東浙與董夫人皆臨難不屈罵賊已死嘗詔有司
定謚立傳公方當國謙巽未皇事見史定公所作通議公
石章及先儒史公洵壙銘魯公始居邑之嘉慶橋慶國方

娠甌鳴三日不止已而生公時冢媚嬭邊令人亦免乳承
舅姑意拊育公同己子公貴令人尚亡恙事之如母其沒
也爲服暮公少以文爲宣獻樓公稱賞初名變口而字文叔
以字行年十九薦于鄉嘉泰二年入太學嘉定八年升上
舍十年進士及第豐芑數世之仁大明生於東等賦識者
以方金在鎔有物混成之作後隨郡群從改今名教授峽
州總領何公炳羅致之幙一日軍將慚謝衣疑絹紕惡離
立許語總領委公諭之公語軍士曰坐者得好絹衆皆坐
以次分授無敢譁者制帥趙公方嚴重新許可公徃白事
爲置醴命二子出拜掖公無答拜公不敢當趙公曰公它
日未易量願以二子相累蓋尚書范丞相葵也湖北茶商
群聚暴橫公白總曰此輩皆精悍宜藉爲兵可彌變亦可
禦敵總行其策招刺令下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至今賴
其用十四年差湖廣總所準備差遣除國子監書庫官十
六年除國子錄史丞相彌遠以私忌飯僧淨普鄞人畢至
獨與公登慧日閣屏人語曰上與中殿爲社稷計雖有濟
國公然五六年未正儲號聞沂却皇姪事俞兩國恭順容
止端重朝謁上常目送今欲擇一講官君忠實可任此責

公遜避不敢當史公曰此先公事業先公謂太史師浩也
俄兼魏惠憲王府教授癸未進士唱名上御集英中殿御
看閣使內侍引皇姪對簾正立兩宮意有所屬矣除宗學
諭十七年除大學博士皆仍兼每講堂退相必邀至東閣
訪上舉動言語甚悉公對事事皆好敬以一言曰不凡相
大嘉喜寧宗升遐遺詔上承大統是夜惟召丞相入定策
時政府翰苑未及知詔旨皆定公手太后趣上入宮公命
子士昌易衣導綠蓋車至沂邨進發公晉留相府之眉壽
堂處分諸事明旦丞相退朝輦下纖塵不驚六軍兆民仰

瞻日出咸矣上龍飛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除宗正丞兼
權工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公自橫經朱邨至開卷丹地
每以二帝三王之行事六經四書之格言反覆開陳上必
敬聽一日上問外人因閣子庫進絲鞋有謗議公奏有言
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上曰舊例月進鞋數兩朕非弊不
易何由致謗公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彰陛下繼寧考
故儉德難著寧考受用如寒士衣領重澣草屨屢補今欲
儉德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上欣受其防微如此寶慶元
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郎仍

兼史官說官書兼樞密院編修官二年除權工部侍郎暫權
給事中除給事中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紹定元
年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
撰授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三年除叅知政事兼僉
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公在樞筦李全以山
陽畔陷秦圍揚國論猶為拚覆又欲易置江上制總全所
不樂者以慰其心公手書白相因全一申去岳遂趙是朝
廷之王人國家之帥守悉聽命於全矣全以盜賊藍縷奔
竄之餘陸梁跋扈如此曾無一人正色以議其罪國無人

矣初海陵失守公早朝見薛嵩表三人愕然皆未知所出公
曰平時與全為敵者不過三趙若以趙沿江為江淮制使
以二趙五分帥兩路必能合力捐身以當之須即日處分稍
遲賊人維揚大事去矣三人者唯唯同至上前奏之深以
為然云當即批與丞相公奏御批須是以社稷存亡在此
一舉苟不用此三人或有疎失過不在朕上額額之既退知
御批已至相府然至晚無所施行公轉扣相子宅之從吏
憂懼待旦四鼓後方知繳入黎明出命朝野歡呼知賊不
足平矣既而三朝受命善湘移司金山與范蔡聲勢睽屬

全果授首當是時此賊挾精卒十萬氣吞江表相老於謀
國工於應變無如之何公以一書生獨謂全反形已露當
聲罪致討為誓不與賊俱生賊以諷及討叛詔下出公之
筆讀者咸奮六年史丞相薨十月制授公右丞相兼樞密
使提舉玉牒國史實錄院會要勅令端平元年提舉經武
要略上始踐祚作東朝垂箔一相總職垂拱仰成而已天下
事皆上尚書裁決而後奏御畫旨謂之尚先行習以為常
久之上益明習國家事而宰府終未稽首還政既相相舉
太阿倒持之柄歸之於上一二大黜陟大因革獨斷赫然

咸曰英主出矣上方欲洗濯五中積弊公亦慨然以天下
已任推忱布公知無不為贊上召老成拔滯淹真公德秀
魏公了翁崔公與之李公惠徐公僑趙公汝談尤公燾游
公侶洪咨夔王公遂李公宗勉杜公範徐公清史袁公甫
李公韶或奮閑散或起遷謫或由常調莫不比肩接踵于
朝衆芳翕集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餘亦為名公
卿惟公崔公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公宰趙公蕃亦見旌
異用一人行一事朝野欣忭以為快活條貫先是言者率
觀望廟堂風旨公首革副封由是臺簡始有攻時政闕失

者時金亡韃興襄閻首圖上八陵上下其議廷紳多主王
羲之孫綽之論然邊臣鋒銳不可遏偏師出境捷書系道
而三京已返旆矣舊法三衙禁旅歲一揀汰癸巳以史相
薨失舉行甲午併兩歲一揀被汰稍衆又承旨司拘等仗
法太嚴卒有失伍者隨已帖息而不樂端平者有開邊激
變之謗二年五月六疏乞罷機政御札勉留六月制授特
進左丞相兼樞密院使提舉國史日歷玉牒勅令經武要
略三年八月以霖風雨四疏丐去九月以禋祀雷變請益力
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公自初爰立首以清苦變貪濁痛卻餽遺
雖族戚杯羹壺酒不許人薦廉吏徐澄趙筠夫于朝聞者
興起諸郡多於節序饋朝士酒公奏遇節序視品秩高下
賜酒有差至今行之聞及浙江多士之郡各增解額由是
士安里選創新進士覆試之法真才有以自見售偽者時
斥一二以風勵其餘中間欲廢不行後卒如奮大節細行
有陸贄楊綰之風卷懷而去未嘗一語辨誣退居聞邊聲
復動恐上顧憂密疏上曰辛巳金陷至斬黃寧宗非啟敵之
辛卯韃犯至襄蜀彌遠豈開邊之相不致患於方來但尤追

於既往則靳黃襄蜀之擾開之者誰乎爲此誰者蓋疑閑
冷或簡眷懷每因事以提撕蓋迎前而沮抑以羅織使令
廢錮子姪貶斥賓友爲未快必加以誤國之罪臣非敢以
此自辨恐陛下憂悔太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爾
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
賜楮十萬緡爲經始費槐木舊居兵燼蕪廢公獨捐賜金
資故趾加葺治於里第北營小圃曰安晚取安步當車晚
食當肉之義上書其扁蔣花移竹疊石引泉與朋友嘯咏
其中者九年尤愛山行輕車小艇名山古刹如雪竇如太

白如翠山雖在萬山中亦至焉率留信宿上遇群臣於公
特厚每初度必親御翰墨或聖製或古作真草間出精金
重錦竒薰佳茗間以老人星大士像爲壽歲以爲常雖在
外亦遣黃門就賜淳祐四年御筆依前觀文閣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令赴天基聖節上壽班命守臣
以禮趣赴闕帥守趙綸致君命乃就道抵江浙有旨宣問
庖廩酒菓使便蕃雜還內引玉音委曲不啻家人唯諾奏乞
憇傳法寺以待稱觴先已得旨賜第退至傳法拜御筆曰

卿去國許時精神氣宇勝前奏對詳明良用忻懌政賴啟
沃以助緝熙中使押入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六_也歸不
允以春秋徹章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
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哭子士昌出館江許決意東歸
上不允十二月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
侍讀越國公特賜玉帶及更賜第于西湖之魚莊公雖勉
爲上留然歸憂栩栩見於篇詠進讀仁皇訓典謂祖仁祖
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
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

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爲感也御札褒
論諭六年四疏丐歸不允八月進讀畢賜宴內苑上御黃
繖命公御青繖同行苑中謂公曰忠孝嘗宴史浩于此然
浩未嘗侍天步游覽故事上醕玉龍杯賜大臣則易杯上
命毋易極其尊寵如此是日御前有金瓶貯丹桂上以公
老夫婦失冢子慰勞甚至賜瓶花以解憂公進感恩詩八
十韻上俯用其韻七年三月以禮記徹章拜太保力辭舊
比許回授子孫上從公請追封高祖詒太保異恩也四月
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提舉國史實錄會要玉

牒勅令經武要略公方與賓客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
歸貂當及門家人莫能以所之告詰旦內引叩頭辭曰端
平初——下親政臣齒未衰尚堪努力仰贊聖謨然猶有智
慮所不及者仰贊費保全命迫桑榆久在田里於人物國事
皆不諳悉若冒昧承命必誤委寄玉音勉諭盖有外間所
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已接踵矣嘆曰上眷如此將所何
逃乃入治事或謂更化改元為再相第一義公曰改元天
子之始事政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亦不因易相
而為之其老成定慮如此上以邊遽憂形玉色詔趙公葵

以樞使視師陳公鞞以元樞帥湖廣二公謙巽未敢當會
公再相力主其事科降辟置答敏於響二公欣然勇往丁
涖泗水之捷渴口之捷木庫之捷皆處置得宜之效諸閭
申請劄時奏啟時謂張仲孝友惟公足以繼之公九年于
外納污藏垢人意其有磊隗不平之氣見之施為公殊不
然不立異不私己除授進擬必咨同列必參公論朝士有
累遷而未見面者或曰恐非吐握之義公曰某人同列所
敬某人同列所譽豈欺我哉吾惟得人以布周行足矣何
必攬為己恩先正問東廳問西廳吾所師也篤太學燈牕

之舊分賜金□齋金以前相待經帷還齋亦未帶序齒學
厨曰給錢及楮析有司固執元數齋鹽不給公命增

監學歲久頽圯□□成請修廢舊取辨尹漕公為
請給錢于朝命尹漕董其役丹雘一新九年拜太

師左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國史日歷玉牒勅令經武要略
辭太師不拜使前太傅每謂天下之患在於養兵兵費困

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屬量遠近以便

其道涂時緩急以次其□□費省三分之一又

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頭目以節廩稍先移

鎮江策勝一軍屯泗□□□于彼公私便之惜乎去位

而未盡行也諸□□□壓兩浙尤多丁稍吏卒徃徃破

家以償公惟於作姦犯科者追理稍墨誤者一筆勾去之

全活甚衆沿江弄舟之賦素重空無一物猶以力勝計公

次第停罷如池之鴈議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公

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

償之報下公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自覺快活其軫求

民瘼如已疾痛督府先取江東西湖南北利源不在官者

以佐軍費及結局詔歸之大農公擇才使之提領於外歲

入不啻鉅萬住印會子者三年京尹焚毀舊會七千萬版
曹亦豐衍三數年間邊閫科降未嘗匱乏四疏乞謝事十
年進十龜元吉箴一符歌二典口三崇儉四口行五能定
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蓋取益卦六五爻
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釋者謂以柔居尊而不自任故可
以收衆材之助所以爲元吉也奏札略云詩曰敬天之怒
書曰敬天之休臣謂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木飢火旱
天之怒也時和歲豐天之休也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
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天之怒可轉而

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天之休可轉而爲怒既奏甚稱上
旨宣付史館又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進
讀光寧兩朝寶訓今上曰日歷會要玉牒淳祐條法事類俱
拜太師皆力辭九月明裡相禮有旨閣門給扶掖二人是
夕三上奏辭不允禮成御筆褒諭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
一月丁酉公奏事退感寒疾前一日尚賦梅花詩與同列
倡和及是絕食餅藥猶以未得雪爲憂俄大雪公作而曰
百官和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不允奏
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提

舉史館疾革乞致仕拜太師保寧軍昭慶軍節度使依前齊國公致仕口口甲辰薨于丞相府公生於淳熙三年九月辛未享年七十有六遺表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御筆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娶謝氏特封魏衛國夫人男子一人士昌朝散大夫寶謨閣待制先公六年卒女一人特封碩人適故朝散郎大理少卿史望之孫男三人大有某官大節某官太節某官大有等以寶祐元年十一月壬寅奉公柩窆于鄞之豐樂鄉東山之原公四登宰席先後八年啟沃帝心謦畫國事關於安危理亂大計者不可

勝書然奏稿無片紙存者每曰陛下神聖群臣莫及有當言轉移於造膝附耳之際足矣陸敬輿奏議雖膾炙人口吾不忍為也昔藝祖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訓及公宅揆朝野皆曰上用真儒矣自場屋之作至宗廟朝廷典冊之文莫不精妙傳者紙貴然散落未嘗收拾雖玉堂制草家無副墨所存惟錄潛邸聖語及表奏啟劄詩賦箴銘贊倡記序跋策問疏致語醮詞謚冊墓碑祭文等共六十卷藏于家公之初相也真趙掌制世以為真學士洪王入臺世以真為御史天下所謂端人正士不在經筵則在從橐不在

西掖則在東省上嘗語公上書者比御司馬光公曰毀譽何常之有今日日聖意嚮臣故譽臣朝他日聖意厭臣則必毀臣矣上爲一笑其再相也端平故老凋謝十無一二新貴各立門庭分黨與公雖素有主眷尚操化權然人情固已陰懷向背無同舟共濟之意矣公拔士滿朝施惠於人無德色士或先從後畔亦待之如故然天下至廣豈無偶遺之賢未烝之髦自昔人物會通之盛莫如元祐而鄭俠老死田里陳師道晚方入館未聞二賢缺望於馬呂也彼以躁心而致宰物者之憾可以觀世道矣公何慊焉湯中

仲能論事侵公不自安求去公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勉留之徐公清豐嘗論公引之共政趙公葵視師年餘乞結局上欲允之而未有以處公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也耶臣必不因葵來便引退臣願爲左使葵居右上沆從之其茹納如此然趙公竟不果來又奏今內外之臣俱天下之選前後昆命皆聖斷之公非成則璜不疑何卜有丙與魏請擇於斯惟能共起於治功奚必皆從於已出其不吝權寵如此公雖貴自奉蕭然非以位爲樂者直以事上潛邸君臣義重上既苛留不忍決去耳

對客每歎甘盤遜野䟽傳還鄉之不可及其意深矣蓋丙申代公者喬也辛亥代公者吳謝也公去矣薨矣喬與吳謝行乎國政宜有以愈於端平者而皆不然何哉世之愛公者徃徃惜公再出然公庚戌乞身之䟽固嘗云稟性拙直無委曲籠罩之術事力儉薄無納交要譽之資施恩而不市恩故背之者以為常任怨而不報怨故仇之者故所忌又曰召謗納悔一己之利害輕梗事敗謀國之家之闕係大昔謝安矯情姚崇權譎呂夷簡操術居是職者可專任拙直哉凡數皆然十䟽皆然寫心事之精微拯筆力之

高妙不辨流言於一時而付公議於千載後之攬者必有感於斯文矣公奮身儒素族多隱約公為侍從月分俸均給或值乏絕稱貸以繼覺際庵舊約諸位輪祀至公身任其責即庵別敝大堂可容百人几席罷四悉具率於禁煙行之酒肴蔬菓必精潔居官或疾病則飭子姪姪主祭初魯公規壽藏于塔嶺夢嶺對岸有堂扁以金書常充達三字擁以蟠龍作紀長句筆之于冊既卜穴宛然夢境時公猶未生及稍長魯公語公曰蟠龍金字豈非御書之兆勉之越三十年上訪家世公以夢告果賜奎墨輝映山谷與

手澤所書如合左契公久秉鈎軸高下在手然不以名器
私親昵莫愛於子而士昌生前止通直奉佑神祠非但公
不私其子口恩亦耻爲恩澤侯莫親於婿而史倩生前止
倅貳口需次微守公不欲使倩領郡改奉祠釐公少學於
迂齋樓公昉以端平初褒崇爲未至再相奏國史浩繁難
披閱臣之師臣昉嘗纂十朝撮要頗精覈上令寫送官又
奏房魏遇主無一語及河汾殊爲本忘本及撮要進御樓
公追贈龍圖閣侍制其於在三之義如此公塋十年魏衛
國謝夫人年八十八年口貽書莆田劉克莊曰先忠定宰木

已拱而未有狀其行者今以此筆屬子克莊仲弟克遜從
弟希道少肄業持志侍公筆研克莊宰建陽烏臺方吹洗
詩案懼不免禍公在瑣闥獨御史丞相爲解紛克莊獲爲
聖世全人公之賜也既嘗口口張洽陳振孫范炎陳祐
俱召審一再遷爲樞掾省郎皆公進擬公策免克莊亦流
落于外丙午入爲少蓬兼西掖不久坐留口免去公以孤
卿國老之重小車訪別逆旅慨然曰子爲道卿吾爲承君
矣公再相數歲克莊銜恤三年白首再召覺國論愈矛盾
鼎味殊酸鹹公決去雖勇上勉留愈堅固因對爲言紛紛之

議不過責難於吾君責備于吾相非有它意政當容之爾
自知其論濶於事情然區區之心上欲將順明主之尊師
重傅下欲解周召之不說勉夔龍之相遜而已而或者恠
其不能隨聲接響訶佛罵祖群起而攻曰是黨相者克莊
謂惟去可以自湔六乞祠兩納祿皆不報公由是不復敢
相親猶摯維不使去不數月而斥斥未幾而公薨然天下
謂知我者必曰安勉公與人書疏亦以鐵漢見擬嗟夫宰
相必拔士士必不畔知己情意之常也若一旦去子宣而
戀元度之恩波迎子厚而詆微仲之相業乃風俗之變豈

情義之常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而兩國不遠數千里番
番於一哀癘之叟托之以發潛闡幽之任豈非以其最久
故知舊事已退老無諛筆乎乃據寔書之以告太史氏謹
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一

疏

啟建天基節

以下密院三首

秦臘俶臨將及春回之候夏正甫甫建有開震出之祥敢
傾葵藿之心仰祝椿松之筭伏願 皇帝陛下壽齊箕翼
福等岡陵崑丘王母之桃靡煩來獻海上安期之棗不必
遠求

滿散

春王正月方欣木德之回天下萬年式慶蘿圖之永整興

情之懽忙祝壽筭之延洪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體
乾之健幽人爲酒告農扈之屢農都護奉觴喜邊烽之早
息

進功德

昊蒼眷命聿開王者之興臣子愛君均願聖人之壽報憑
善頌仰贊修齡恭惟 皇帝保大定功無爲共已大德者
名位必得光紹鴻圖善治則福祿自來駢臻景祝

黃籙醮

以下袁州七首

地方千里忝爲長史以分憂帝監四方敬爲齊民而請命

瞻言斯士粵自比年繭絲哀歛之餘里閭愁歎羽檄征求
之廣郡邑空虛顧部竹之非才凜包桑之是慮茲以農時
方急衡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祈穹昊
俯念蒼黔感召豐登之祥袪除乖盭之氣詠京坻之積美
保秋成薦沼沚之毛尚期歲晚

謝晴

民力農桑方患積陰之殄吏憂蠶麥願聞霽色之祥薌燎
方騰氛霾已豁敬羞蘋薦少寓菲忱閉陰縱陽尚有所於
終惠割雲縑雪庶無廢於前功

祈雨

天瓢下注僅施塊之功火傘高張未改雲霓之意轍伸
微悃冀續前功伏願念民作勞恕吏亡狀時方多事豈容
早魃之當歲大有年底保農夫之慶

再祈雨

穡寶垂成預喜千倉之積魃金爲崇深虞一簣之虧豈上
澤壅而不流故天遣示而未已恭願矜民凋瘵憫物焦卷
收火傘於層空一清濁暑翻天瓢於四野沆保豐年

仰山祈雨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粵從
春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苦三農相慶一稔甫涉初秋
頗衍甘霖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今今忝郡符詎意
親逢於早歲千里但聞於愁歎如處於焚悞輒懇惻
而有求仰威靈之如在恭願其丹赤衷此蒼黔雲密自
郊壹洗屯膏之意月離旱旱符喜雨之占

送仰山回殿

彤鬢下臨俯鑒堂避之敬滂沱隨至暫寬守土之憂益知
仙聖之神通敬率吏民而餞送然以四封之廣僅沾一漑

之 少廢前功寧不嗟於虧篲如大蘇衆望尚有冀

再祈雨

方千里之地所望有秋七八月之間豈容久旱儻天意尚
慳於嘉應則歲功將敗於垂成恭願驅斥魃妖憫憐豐務
則苗槁矣深懷無極之憂以雨潤之庶拜有終之惠

安玉淵聖水

以下江東三下

大田多稼將立見於焦枯九淵潛鱗忍未施於涓滴詣名
山而虔請即靈瓚以精祈伏願憫旱魃之流行奮泥蟠而
變化自膚寸雲而起俄滿太空以一勺水之多溥周大地

永寧寺祈雨

七月流火不勝亢烈之憂三日為霖未慰滂沱之願茲精
意亦勤於祈禱何神機尚閱於杳冥伏願隨念感通乘時
變化沛然下雨儻獲救收槁苗乃亦有秋庶無孤於力穡

謝送玉淵聖水

一勺之水不測而龍生焉七月之雨沛然則苗興矣頓解
羣情之煩鬱孰知妙用之神通乃即招提敬陳梵唄然四
境 煩於轍涸顧三農尚恐於簣虧寶穡得秋方屬收成
之際靈湫奮蟄時霑膏潤之恩

代追薦魏國迎羅漢

刻有

善女人過去生中尤精勤於釋典阿羅漢大神通力或游
 戲於塵寰爰集緇流敬修苦事伏願臣外姑魏國蚤全覺
 性偶應俗緣徧更晚歲之顯融不改平生之澹泊盡空諸
 有龐媪曾去參來向上一機趙州亦遭勘破高年鮮儷大
 數卷終感託女之恩深念館甥之誼篤欲伸微報僅有追
 嚴尚望同發慈悲各施方便來飛金錫證明生滅之因去
 度石橋指點虛無之路

接茶

刻有

璫歌悽咽浮生如露之晞茗事莊嚴散聖乘而雲而至憑
 茲妙果拔彼沈寃共携曹溪鉢來吃喫取趙州茶去一旗
 試水豈獨中濡之泉甘六椀通靈未覺五臺之路遠

為二姓追薦惠州弟設靈官齋

窮而無告感雨露之既濡幽則有神挹潢汙而可薦庶憑
 精潔少荅劬勞仰瞻上界之僊靈迴向陰間之主宰雖手
 閱有三百片然烹試無第一泉辦香自洩其哀鳴寸念冀
 通於冲漢莫羨竟陵水曾入品來何處蓬萊山欲乘風去

天基聖節功德疏

癸亥

生商之祥方開休運祝堯之壽必伏殊因繙寶笈之祕文
介璫旒之景貺伏願 皇帝陛下法天之健猶日之中河
清應期遇千載之一嵩高獻瑞呼萬歲者三重混車書益
綿基祚臣嘗塵雍從猶抱畝忠禮西方僊證成於上果現
南極像永錫永於修齡

又甲子

聖主剛陵之福固不待祈賤臣猷畝之忠未忘歸美恭惟
皇帝陛下興中天之業被輿地之圖寡欲清心心釋 色
空之說修身治國寶冊書慈儉之言屬臨震夙之辰式輅

泰之祉臣滿懷芹曝稽首篆煙壽八千春莫側靈椿之
筭坐六十劫信如具葉所雲

大行

德疏

億年敬天之 方開壽域千歲厭世而去遽返帝鄉伏釋
老之殊因瀝臣民之哀籲恭惟 大行皇帝亨國遠同於
仁祖建儲近法於高皇設虛待賢轉圜從諫未明已求衣
而起宏濟多難一日不負宸而朝忍聞大漸皇天弗吊率
土震驚臣嘗塵 索之睽永茹烏號之痛欲伸寸抱爰假
辨香西方有聖人既超離於浩劫南面聽天下向垂於後

昆

穆陵中祥 乙丑

完藏廟祀已叶禮經火改穀升倏臨練祭莫報聖知於既
往敬憑願力以追嚴恭惟 烈文仁武安孝理宗皇帝非
心倦黃屋之勤厭世乘白雲而去神棲禹窻空悲方劍之
遺上服堯喪尤切美墻之見三宮在疚萬國銜哀臣早事
軒墀老歸衝泌寸抱未忘於丹赤辨香爰伏於緇黃昔道
家言谷神之若存內典謂金身之不壞梵王釋帝導為方
外之遊文子湯孫奄有域中之大

穆陵大祥 丙寅

在天之靈仙遊寢遠有時而既禮典告終伏佛氏之勝緣
觀云 仲堯民之餘慕恭惟 理宗皇帝丕烈中興於大業
老氏 沉機預建於元儲雖辟^英作新咸仰握符之盛然老臣懷舊
豈勝嘶檻之悲已迫桑榆尚羞蘋藻伏願掃空諸有筏渡
象衆生稽首西方既超搖於浩劫共已南面永啟佑於後
人

觀上同伏 鴻基過歷鶴馭搏扶乘雲而至帝鄉消搖上界
願以下云 賓日而出賜谷啟祐後人

乾會節功德疏有旨免進

書元年春 出震乘乾之運願聖人壽誰無望雲就日之心既乞身退 於山林猶稽首皈依於仙梵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之宏若帝之初雖歷數在舜之躬心焉同載羹墻則堯之見禮或未皇 聞嵩嶽之呼寧緩鈞天之燕臣殘骸木槁寸抱葵傾持一辨之寶熏祝九重之睿筭上古椿八千歲 之所知雲鉢華五百年歷曠世而一現

又丙寅

祥開赤伏欣逢聖作之期序廟朱明適繼佛生之日敬羞蘋薦仰祝椿齡伏願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則天之宏西方長壽佛筭等河沙南極老人星數綿箕翼

又丁卯

奉玉卮壽漢隆長樂之儀獻金鏡書唐紀開元之節敬拈一多慶祝萬年恭願 皇帝陛下離照並明乾剛獨斷佛坐六十劫饒益等於河沙時書五千言長久同乎天地

又戊辰

九龍吐水皇穹開初度之祥一馬渡江真主拓中興之業

虔書丹赤借助緇黃恭惟 皇帝陛下謳歌 之歷數攸
在食海上安期之棗培植仙根獻崑丘阿母之桃綿延聖
筭

壽崇節功德疏 丙寅

母儀天下燕怡綿萬壽之期王大域中崇奉極九重之孝
敬羞蘋薦仰祝椿齡伏願 皇太后殿下爲宋姜任真女
堯舜灑補陀之瓶柳大地均霑獻瑤圃之蟠桃後天難老

又 丁卯

祥協佛生鴻號甫膺於寶冊恩深母育龍綃新奉於玉卮

俯陳率土之情仰祝後天之筭恭惟 皇太后殿下守長
富貴推大慈悲坐妙善補陀巖凝然不動觴阿母瑤池上
樂未渠央。

又 戊辰

聖人之孝何加聿嚴崇奉昊天之神欲報矧值誕彌欣際
千齡敬熏一瓣恭願 壽和皇太后殿下道更尊於欽聖
德莫盛於宣仁乾元坤元所謂大造化者釋氏老氏非若
小陰果然

修協應廟

川瀾回於既例開千萬世之利源廟貌燦然而威昭二百年之缺典惟木蘭之一水由錢李之兩賢始則善女人沉淵上愬于帝繼有長者子捷石為之防雖水旱無乾益之虞化瀉滷為膏腴之壤尸祝社稷之可也山川鬼神其忘之敬熙寧之閔宮揭淳祐之勅扁一新輪奐尚賴檀檀那清楊婉兮恍如覲美人之面明德遠矣至今思妣氏之功敬聽斯言共成此段

重建龍埔廟

神聰明正直而行猶莫逃於劫火民水旱疾疫必禱將復

作於閔宮既撤舊規模而更張須藉大檀越之隨喜龍埔古迹乾德始基綿歷十四朝絲綸寵甚血食方千里香火赫然不料融風忽乘厄數坐使百問之金碧悉為一炬之埃煤孔蓋翠於已登天而變化椒漿桂酒未有地以薦陳卜人獻龜食之祥梓匠圓翬飛之勢念靈光殿昔周數里柰戴樓門今沒一丈所望鈴齋琴堂潭第甲剎倡以公家之朽貫頌其私橐之賜金純白裘成於聚毛九層臺基於撮土君之惠也神其忘之化鶴歸鄉覺城郭人民之故如乘駒入廟樂春秋朝暮之出游

一文沒一文起其戴樓門汴京舊語

龍埔廟緣茶供

神君久血食一方將經營於靈瑣上座真講師三昧能開
悟於大檀未論山河大地之動搖立見厦屋千間之突兀
哀多益寡各携淵材錢來隨喜作緣共喫趙州茶去相梓
人之輪奐資拂子之舉揚

重建九座山太平禪院

四百載叢林不幸值阿修羅之厄數十萬戶大郡豈無辨
靡訶薩之捨心輒携兩空拳而來冀垂一舉手之援昔咸
通際有正覺師安禪於毒蟒吻中相攸於靈爨鰲指處覺

性不滅舍利之浮圖猶行至人所居畏壘之尸祝未已孰
云寶刹遽化劫灰深山之樵木興嗟法筵之龍象悲泣空
誦杜陵之句何時得見千萬間恨無澄觀之才掃地便高
三百尺惟香達乎四方境矧檀信布於數州使龕中老師
無把茅以蓋頭而庭下學人有大雪之平膝諒仁人之動
念與佛祖而作緣庶幾煨燼荆棘之餘復覩金碧輪奐之
盛華封人祝帝堯壽永膺歷數之歸長者于是世尊身必
享人天之起

重建嶽廟

古祭不越望分埜雖殊嶽峻極于天威靈甚遠莆雖偏壘
帝有閔宮陋矣數椽簡儉之規歛然一城崇奉之意卜云
其吉侔來以圖前法魯靈光仰稱袞旒之貴後營齊栢寢
亦惟莞簟之安外敞高大之門閭旁列幽陰之官府方將
考室而築百堵未易捧土而臺九層必大檀辨喜捨之心
庶新廟有落成之望朝金錢之輻輳夕輪奐之翬飛旅于
泰山非數數然致福者留此靈瑣如洋洋乎在上焉協助
勝緣永爲壯觀

重修僊水廟

至人厭世去凜然如生神官與我言叩之必應闔郡皆知
於起敬閔宮胡可以不嚴勅封嘉應惠利侯自西京著父
子之英靈及南渡受國家之封爵兩場輒禱香火相承世
傳淮南上昇至于鷄犬帝命巫陽掌夢瞭若著龜然藩坦
之茨墜缺殘戶牖之丹青漫漶古栢已老槐花將黃紛然
懷一辨以卜榮枯誰肯出隻手而新輪奐豈無吉兆得於
羊胛熟之間必有異才起應龍爪紅之識更頑好事共辨
肯心

莊嚴古刹夫誰無奉佛之心扈從勳臣以此為祝堯之地
儒墨之設教雖異臣子之歸美則同維古瞿曇道場鄰老
辟支坐處至今甫拜耆宿能言蕭寺因緣徼利福田非韓
愈氏之意錫名資國寓華封人之忠幾閱星霜半成瓦礫
水部之規模好在雲孫之輪奐美哉寶殿一新叢林改觀
老漢和聲而讚歎大家協力以圓成現宰官身元草宗於
東海願聖人壽等椿筭於南山

此卷不抄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青辭

袁州入宅

忝牧民之重寄朝命雖榮違將母之初心宦游奚樂潔蠲
公宇熏拔醮筵將祈千里之蒙休豈特一家之微福伏願
監臨悃幅界錫福祥田里相孚聲永銷於愁歎庭闈雖遠
書常報於平安

廣東倉入宅

起家一出甚矣勞生乘傳載馳幸而善達輒陳悃素冒叩

昊蒼伏念臣久分退藏忽叨臨遣白頭慈母老戀家山黃
吻外兒疾留道路雖百指檀藥而無恙然寸心隕穫而靡
寧茲撰剛辰將趨公宇爰舉祓除之典冀垂履憐之仁共
願憫此艱勤錫之福順新書方急若爲寬比屋之歎愁舊
學云何夫豈在全家之飽煖誓殫薄力仰答厚恩

江東憲入宅

重跣而來頗厭舟車之役息肩云始方知棟宇之安敬練
剛辰俯陳卑悃伏念臣退藏不密浪出有慚將母晨昏既
違此志全家飽煖亦獨何必况以諸生力量之輕任茲一

道耳目之寄何以慰士民之望何以報君親之恩屬當臨
泣之初爰舉祓除之典伏願辦薌上格飀馭下臨拔臣孤
危之蹤開臣平反之智獄無冤氣不至干陰陽之和家有
安書庶少寬書溫之念

袁州祈雨

窮則呼天既禱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額之上聞謹肅
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早有端戰戰兢兢甘
一身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漚而復乾或
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爲四

邑之生靈上訴九閻之主宰伏願由垂帝監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歎之快田疇水足少休抱甕之勞

江東祈雨

嗟我農夫苦亢陽之為珍惟皇上帝忍膏澤之尚屯俯陳怵惕之情仰瀆穹窿之聽伏念臣自入疆而來訪知編戶之創瘡數口之家鮮能宿飽一年之計尤仰早收方彌望以如雲忽兼旬而渴雨深恐予遺之黎庶不能自振於儉荒惟暑氣之蘊隆欲流金石彼原田之秀實將化莖荼列城若處於焚煖近境纔蒙於霑灑慳儉後惠必廢前勞

合一路之哀嗚叫九閻而上訴伏念矜其誠至賜以感通若潤澤之敢不盡微臣之職俾滂沱矣庶幾全大造之功

太淑人保安

庚寅

小人有母一疾甚危皇天無親至誠可感仰戴全生之造俯陳喜懼之情伏念臣等母淑人林氏晚晚年齡沉綿春夏醫師迭試莫知補瀉之方兒女滿前忍見呻吟之狀遂於中夜密禱上穹願減微臣之年以延慈母之筭寸忱既徹諸苦頓輕然餘恙未之盡平願大恩無以少報敬羞菲薦摧謝高真恭願吉曜臨身灾躔退舍蠲除熱惱不煩藥

石之功降賜福祥永保櫟樗之壽

太淑人生日 己丑

桑榆迫暮深羨於久生蒲柳望秋不期而先悴輒陳卑悃
冒瀆高穹伏念臣妾坎壈百罹侵尋七喪雖筋骸無恙尚
可支吾然歲月如流不堪把玩敬因初度式按真科伏願
飈馭下臨瓣香上格循蘭陔之養永遂團戀保櫟社之年
終逃夭伐

又 庚寅

我生之初恍如風昔年運而往寢迫暮遲伏念臣妾累月

呻吟闔門驚悚訪醫問卜凜乎性命之憂起死迴骸大矣
乾坤之德茲逢誕日謹按真科庶憑方寸之微誠少答再
生之洪造恭願坎離交濟火索退躔雖及既衰非復盛強
之日然踰七里八冀延耄耄之期

又 辛卯

質如蒲柳甚矣易衰年在桑榆凜然可懼迺即始生之日
輒伸善禱之情伏念臣妾少頗艱勤晚尤澹白身多舊疾
豈能無性命之憂家素清貧未免有免孫之念儻不皈依
於大造若何全護於餘齡伏願鑒此精誠錫之壽嘏懷鍼

橐艾不勞方劑之施戲綵含飴永保團樂之樂

又癸巳

數平生之善未有纖毫過本命之年又踰一紀茲載臨於
誕日輒默禱於高穹伏命臣妾久矣厄殘偶然老壽諸免
無似俱忝官游薄業不多屢逢歲稔未及祈禳而災退靡
煩湯熨而疾平適當禋祀之年將竊郡封之寵非元化施
生之妙何暮齡僥倖之多敬瀝微誠仰干慈造恭願蠲其
美疾介以嘉祥疏湯沐之新封已慙稀潤濶傲桑榆之晚
福更祝期頤

太夫人生日

戊戌

暮景婆娑檠櫟樗之無用上穹高邈幸蘋藻之可羞伏念
臣妾叢爾餘生履茲初度歲年冉冉曾無卻老之方兒輩
駸駸寢有惡盈之懼儻匪自天之保佑曷延過隙之光陰
伏願介以壽域原其灾厄金篦刮翳令舊觀之復還石窞
疏恩異新封之屢啟

又巳亥

年既暮遲屆始生而有感天雖高邈幸一念之可通伏念
臣妾八袞侵尋一門忝竊無闕心之藥畏有繞膝之班衣

茲逢裡祀之期將啟國封之寵曰貴曰壽覺取數之過多
欲安欲生豈常之能免爰齊心於誕日敬稽首於高
恭願降賜祥蠲除灾厄旨甘無闕永相保於蘭陔瞻視
復明初不煩於菊枕

又庚子

皓首衰頹幸棲身於田里丹誠懇切冀駐景於崦嵫伏念
臣妾八袞平頭一生多病老而及耄未逢刮膜之方子且
生孫粗有含飴之樂郡國三疏於湯沐家庭並列於節麾
積茲僥倖之多慄若滿盈之懼敬因誕日輒敢籲天伏願

鑒此微忱錫之晚福一家仁遜勿隳先世之風百歲期頤
克保天年之壽

又辛丑

人羨久生顧飾齡而自慨天無私覆然善願之必從伏念
臣妾某早染世塵晚耽禪悅駸駸大耋久不出於鄉閭碌
碌諸兒粗能當於門戶旨甘無闕湯熨少停人以為衰老
之榮已則有滿盈之懼茲因誕日敬叩高穹伏願鑒此精
虔昇之壽嘏大國賜湯沐竊冀新恩百年曰期頤熙庶延
暮景

福國生日 壬寅

歲華已晚不勝喜懼之情天聰甚卑輒瀝精誠之禱伏念
臣妾頽然衰景屆此始生雖詹視之餘逾昏尚筋骸之可
勉老者祝哽祝噎粗適 甘嘗情欲安欲生矧侵耄耄敬
憑綠奏輒瀝丹忱 願矜此餘齡錫之晚福班衣雜還清
溫相踵於高堂錦詒便蕃湯沐更封於大國

又 癸卯

晚晚餘齡幾於耄及精虔一念可以上通伏念臣妾自顧
早衰偶叨暮福八袞加三之老眠食粗寧一門取數之多

滿盈是戒諸息承顏而定省重孫繞膝而團樂人所共榮
妾常深懼衣揚屬臨於初度瓣香敢昧於真依天道益謙
願勿墮於孝謹人情欲壽庶獲保於期頤

又 甲辰

人羨久生氣已衰而將竭天無私覆誠之至者必通伏念
臣妾取數過多踰八望九昏定晨省雖云子姪之共日往
月來不覺旋期之及刮膜之方難遇漉血之恙甫瘳未能
性悟而理融常恐菑生於福過迺齊心於誕日敬命於上
穹莆柳望秋敢保凋零之質桑榆逐暖庶腕脫之齡

又乙巳

人情欲安矧頽齡之寢迫天道善應冀精禱之上通伏念
臣妾某猥以衰癯安於寂寞擁麾持節及觀兇革之榮衣
楊弄璋頻見曾孫之慶然而光陰晚矣疾病半之昨漉血
之失常覺殘骸之幾殆幸而平復若有護持茲復屆於誕
辰敢皈誠於洪造伏願灾躔屏退吉曜照臨酌彼澗蘋聊
薦至微之意譬諸社櫟庶全無用之年

又丙午

春秋之高一則以懼天地之大感而遂通伏念臣妾迫桑

榆之衰年進湯沐於大國目尤昏瞽殆顏色之不分身扶
持亦筋骸之非昔比因疾危厄深切戰兢亟祈叩於上蒼
荷保全其餘景然一門盈滿之當戒矧二息官游而未歸不
勝舐犢之懷冀從反哺之請茲臨初度敢昧真依欲望鑒
其血惋介以壽眉壽味五福攸好德之訓佩服勿忘稽
九十不從政之文檀藥相保

又丁未

壽鄰大耄驚心歲月之深病惜餘生托命乾坤之大伏念
臣妾猥以弱質享茲高齡雖五疏湯沐之封然一守清白

之訓筋骸返少曾無南嶽之方瞻視全昏矧有西河之哭
懼門戶之哀冷念子孫之衆多固已哀頽未忘貪愛屬皇
覽初度之旦誦自求多福之言薦澗濱之蘋蘩冀垂穹聽
譬道傍之樗櫟永遁天刑

又戊申

大耋年高但覺光陰之速再生恩大迄臻疾疢之平伏念
臣妾某久以癯殘加之滯下衣裳顛倒呻吟至於累旬粥
藥扶持性命危於一髮慄兕曹之憂懼荷造物之哀憐參
朮收功桑榆駐景然湯熨尚煩於調燮而疴羸未易以盛
強思奮起於沉疴敬熏修於初度伏願袪除諸古迹續修
齡孛尾火頭一洗星躔之厄原高隰下共榮晝錦之行

新居設醮

女笄男弁頗驚碎累之多考室子堂聊廣先人之舊落成
之日徵福于天伏念臣嶺海脫身家山屏迹昔存蝸舍初
粗蔽於風雨今若蜂房各開於戶牖即東偏之隙地闢小
築之數間雖云練時日之吉良尚恐犯方隅之禁忌屬孟
冬之叶卜命二息以奠居上以奉庭闈之清溫下以帥閨
門之雍睦非叩闈而默禱豈闔室之敢寧伏願憫此艱勤

遂其安逸苟全苟合師哲 之格言乃寢乃興符占人之

吉夢

保何安 丁未

戶門災厄嘗抱憂危天地施生沆蒙全護迺熏一瓣仰答
九閭伏念臣累召造朝一擠去國道聞仲氏疾遽至於淪
亡堂有老人懼不堪於悲惱呼天密禱窮日疾馳吹篴已
隔於怡愉擁笏獲躬於定省脫仕路風波之險惡遂家庭
朝夕之檀藥靜言思之亦云幸矣然而親既踰耄體多不
安誰無欲生欲安之情矧迫一喜一懼之際敬因醮謝復

有懇祈伏願臣母魏國太夫人林氏火宇順行坎離相濟
孫曾長茂足為晚暮之娛醫卜屏除永保康寧之福

又 戊申

微軀幾殆未逢十全之醫一念默通盡出再生之造輒憑
綠簡敬剖丹衷伏念臣晬晚餘齡沉綿累月受髮膚身體
曾未報於劬勞禱上下神祇冀稍延於視息果臻勿藥之
喜遽失采薪之憂深愜母子檀藥之心不墮戶門付授之
托向非元化安有殘生輒羞沼沚之毛少答乾坤之德伏
願自今以始惟適之安麥詡俗情豈有買臣之繡然娛親

膝寧無萊子之衣

又壬子

拙恙沉綿幾作異鄉之鬼寬恩全活復為故里之人仰蒼
昊以歸依紅綠草而摧謝伏念臣某昨者膏肓證迫性命
憂深頓灰戀闕之心密露首丘之禱未幾痛定起衛玠之
清羸俄又伏歸免史談之留滯尋漁樵之保社治農圃之
生涯晞髮曝背於湯熨之餘長子抱孫於衡茅之下凡餘
齡之僥倖皆大造^之生全不揆螻蟻之微輒羞豺獾之祭伏
願矜憐哀憊蠲^之被灾迤舊疾悉平不復費醫和之劑希年

在望方將挂洪景之冠

又乙卯

采薪之憂命懸一瞬勿藥之喜恩等再生假以餘齡仁哉
洪造伏念臣某官情已薄年事寢高去國為農圃之歸罷
祠絕庖廩之繼尚為病撓可見身灾窮則呼天嘗呻吟而
號顙齋可事帝果奮起於沉綿不揆螻蟻之微輒羞豺獾
之報伏望神祇叶佑星曜順行屏岐伯之書少停湯熨拜
宏景之疏遂挂衣冠

陳氏女保安

女子有行遽違慈侍婦人免乳實抱私憂伏念臣妾劉氏
昨以妊娠感於夢寐遠父母兄弟殆由驚噩而成禱上下
神祇冀遂生前之望果蒙化育陰陽護持既無坐蓐之危
復有抱雛之之慶敢羞菲薦不昧初心伏願吉曜照臨裁
躔銷弭乃安莞箴聿開卜兆之祥言采蘋繁益致壺儀之
謹

又

父惟疾之憂沉綿幾殆天不言而應號顙必聞伏念臣女
劉氏昨與良人相携遠宦屬江城之傳警抱添室之隱憂

驚恐入心遂得奇疾扶持還里幾成疾人久矣失音近尤
惡食藥裹動煩於尊長藁砧久客於京師惟平生情之所
鍾其危愀目不忍見惟有歸依於洪造庶幾全活於微生
伏願吉曜臨身纏退舍屏二堅之崇無使伏藏過十全之
醫不勞湯熨

山甫婦保胎

庭闈暮景頗思君子之抱孫家室至情莫切婦人之免乳
敢陳卑悃仰叩高真伏念臣室妾方道璋恃母以存從夫
未久執采蘋之禮敢不敬具迫坐蓐之期寧無兢懼爰歸

依於仙聖冀誕育之平安伏願飈馭下臨瓣香上格于門
客駟豈云復福之徼阮婦得雄庶動尊懷之喜

又

沉綿幾殆寧免呼天俄頃有瘳遂能履地再生之賜九隕
曷酬伏念臣某妻室方道璋涉秋以來屬疾頗久愛我藥
石莫起死以迴骸禱爾神祇忽沉疴之去體螻蟻之命既
知免矣豺獮之報豈容愬然伏望鑒此情虔蠲其屯厄孩
提繞膝未妨戲萊子之衣伉儷齊眉所願舉孟光之案

里社禳災

興訛未止豈勝如燬之憂思患預防爰作徙薪之計合輿
情而有請庶咎證之可禳伏念臣等一方自旬浹以來比
屋懲融風之警始愚氓不戒殆非熒惑之所為俄俚俗相
驚常若畢方之將至深惟鄉閭守望之義誰無室家漂搖
之虞迺延黃冠為拜綠簡伏望貸下民之自尊儼上帝之
汝臨在昔一言尚使妖星之退舍矧今萬口必蒙和氣之
致祥

又 庚申

天道善應儼上帝之汝臨人情欲安懼一夫之弗獲伏念

臣等雖逢儉歲幸處樂郊境無鳴折之虞野有來牟之熟
氣候適當於溽暑里閭間問於巫醫愁難未甦驚訛相恐
陽舒陰慘莫知乖沴之繇更瘁春疇庶可袞襪而去合旄
俛而瀝悃冀穹昊之慈垂慈伏願董太平嘉之祥貸下
民自作之孽懷鍼托艾悉令美疢之瘳曲突徙薪永息融
風之警

又

思患而預防人情至切不言而善應天聽甚卑迺率耆倪
共祈穹昊伏念自冬至臘厥證常暘風日燥剛水泉乾涸

連^荒覺接棟深虞沴氣之行曲突徙薪思弭融風之變俗相
恐動古有禳禳凜凜之深憂遂啟而上懇伏願賜皇極之
福念民生之艱驅厲鬼之妖咸躋仁壽遂畢方之恠永息
驚譌

又 癸亥

風日燥剛氣殊乖盤星辰高遠古有祈禳敬述輿情冒塵
穹聽惟此一方之生聚適然連月之亢乾歲稍 疵
癘築場之際未嘗聞捨穗之歌接棟而 之
慮惟竭精誠而上訴庶令咎證之 之女臨赦下民之自

孽室無鴟鴞

傳秘方之訛靡勞驅

逐

再祈雨禱

赤青示蓄戒主人之曲突綠草微福異熒惑之退躔臣等
昨觀常暘恐為咎證合輿情而致禱庶沴氣之潛消近者
融風作於深夜溝澮之泉久涸縵缶之力安施甚矣 危
幸而撲滅國人驚而畢方見未熄妖譌城門火而池魚殃
各懷憂懼衆號鳴於下土再瀆告於上穹伏願監觀四方
敷錫五福安斯筦箠為高卧之人有此屋廬無搖居之患

直突延燔輿情共駭辨香感格天聽

甚卑念再三瀆懇切之詞救億兆衆沾危之命耄俛安枕
相保於荒年慧孛收芒化為於甘雨更祈終惠永戴洪恩

又

善則降之祥天何常遠灾可禳而去古有是言敢述輿情
仰塵穹聽伏念臣等土風素陋穡事薄收沴氣未清訛傳
相恐裨竈用筭之情其說若迂徐福曲突之憂夫誰不懼
惟有精虔而上愬庶幾消弭於然未伏願惠此一方錫之
五福火既順性深藏炎赫之威星為退躔默有感通之理

又

思患豫防人情則一不言善應天聽甚卑謹率旄倪仰干
穹昊伏念臣等粵自上世奠居此方或長子抱孫或聯姻
聚族成巢辛苦難於燕子之營比屋驚訛殆若畢方之至
古昔有祈禳之說士民均號願之情伏願哀閭困之窮順
熒惑之性上筦下簞遂棲息之安接棟連^瓦無漂搖之恐

又

民憂赤青不敢奠居帝覽綠章潛消咎證莫報乾坤之德
敬羞沼沚之毛伏願慧孛退躔里閭安堵祝史瓚竿之說

何以薦忱古人突薪之防益當加謹

魏國進薦工部弟

幽明異趣然可以感通母子至情未忘於顧復俯伸蘋薦
仰徹藥章伏念臣妾次男某昨者力解麾符退安水菽中
歲享垂魚之樂方愜素懷高年抱舐犢之悲忽成永訣百
指之孤嫠奚托一生之慈孝難忘閱旬浹之屢更叩天闈
而上訴伏願離諸業障乘此津梁脫鬼趣之沉淪群蒿悽
愴譬道家之解化來往消搖逍遙

薦工部弟

少小相從尚叱吹箎之樂幽明永隔可勝摘蔓之悲輒壯
綠草仰干蒼昊伏念臣亡仲弟某早嘗艱阻晚致顛融持
節擁麾因勤官而得疾上書歸印願奉母以終身方將躬
最昏房枕之勞踐疇昔對床之約云何竒禍遽隕壯圖上
靡顧九喪之老人下不念一房之孤寡手足之情雖切毫
髮之力安施僅有追嚴少伸哀懇伏願拔于大夜乘此剛
風死生豈不痛哉孰窮變滅魂氣無不之也冀免沉淪

代追薦工部二首

幼而無父豈勝孤露之悲窮則呼天蓋本焮蒿之意俯仰

哀顛仰冒穹窿伏念臣先父昨解印符退依香火居常乏
絕獨忍半生之貧晚稍寬餘曾無一日之享始謂偶愆於
媵理安知遂迫於膏肓而况重闈九齡一房百指聞者尚
為之太息痛哉以此而安施未釋煩冤奄臨卒哭惟有精
虔而上懇庶幾膂蠶之潛通伏願帝所監觀靈其來下脫
離大幽之趣逍遙元氣之初雖往不復還象罔莫之能索
然號之使復巫陽或者可招

父慈罔極徒切於攀號道妙難名有資於解脫追惟嚴考
奄棄中年歷官以來漫青綾之作夢厭世而去恐黑籍之

挂名存陳螻蟻之情汜戴鴻濛之造化橋穩度早離萬鬼
之鄰故宇來歸永受六親之托

代作工部弟中祥

伉儷遂睽永抱藁砧之恨焄蒿不遠奄臨鑽燧之期輒部
煩寃冒干真宰伏念臣淑柔故夫某已下從於寃窆靡返
願於孤嫠哭之如新孰云期可已矣望之弗至所以練而
概然虛結去過去生之緣莫道未亡人之痛伏願矜憐號
顛超脫沉淪雖音容閔乎重泉即之冥漠然精爽迴乎長
夜凜若生存慰尊幼之哀思爲戶門之依托

魏國九幽醮

蘭陔罰酷可勝罔極之懷苦塊哀深莫動蓋高之聽淒其
丹赤仰止穹蒼伏念臣等母魏國太夫人林氏幼歷阨艱
蚤嬪隱約相先君子曷嘗動色於牛衣稱未亡人初豈有
心於象服堅剛自守耄耋靡渝眼看子舍之顛融手撫孫
枝之長立久享重闈滌髓之奉五啟大邦湯沐之封當其
貴壽之時尤以滿盈爲懼案惟梵卷筭止澣裳其訓儉每
安半菽之供其戒殺恐傷一蟻之命筋力雖憊神明未衰
自仲息之云殂覺歡悰之寢少屬漆鄉泉便私之命方爲

板輿就養之行云故胡沉疴遂至大故慘甚嚴霜之墮夏
纍然孤露之不天南陔白華之章從今已矣覲風寒泉之
感何痛如之敢以煩寃形諸號籲伏望憫毀巢之禍察叩
閤之情拔大夜之沉淪乘剛風之而解脫死者可作固無
復生之期魂兮來歸儻有可招之理

代追薦工部弟大祥二首

呼天靡及罔極奈何送父之終有時而既輒于洪造少瀝
丹忱伏念臣先父某一掩泉扃再周歲律檀弓既葬徒深
望弗至之悲子夏已除猶有哀未除之語痛心祥祭稽首

道家庶幾百指孤嫠之情能動九閤主宰之聽伏願刊鄴
都之籍收岱宗之魂或鬼趣未離幸早起於幽閤縱兕曹
無似竊有覲於顛揚

素冠終制未忘人子之悲寶籙

煉魂有感道家之說欲伸餘慕僅有追嚴荷仙聖之證明
憫孤嫠之號籲蠲其業障度彼化橋乘碧落之長風閱赤
明之浩劫逍遙靈境離泉壤之幽陰庇壽後昆^俾彼閤門閤
之高大

魏國卒哭二首

毀巢號斗尚未絕聲過隙光陰奄臨卒哭俯殫血悃仰瀆

蒼昊伏念臣先妣魏國捨此庭闈歸于宅兆既畢返而虞
之禮愈深望弗之至悲斷機之訓徒存扇枕之事永以雖
臣親之壽九喪失復奚言然人子之心百年猶以為短而
况莫大乎死生之變難忘者顧復之恩謂彭殤可齊豈枕
塊之所忍道使曾閔復出非顓天無以洩哀矧如追嚴素
所崇信痛逝者十旬之不返冀諸孤一念之上通伏願帝
鑒觀而下臨靈續紛其來格刊其黑籍尚何鬼趣之憂乘
彼白雲有若道家之說
命有所制莫駐於親年魂無不之卒憑於道力伏念臣先

妣魏國奄成千古俄已十旬荷真宰之鑒臨憫衆雛之號
顓考察平生之功行靡所欠虧證明末後之因緣超然解
脫既注名於上界亦垂慶於後昆

追薦惠州弟

野鵬飛來竟作殊鄉之崇原鶴棄去可勝同產之悲聚族
煩冤呼天號訴伏念臣弟某蚤承家訓晚奉藩條有食蘖
之清無凝香之樂事來絡繹久聞樂善之音訃至倉皇忽
破槐安之夢委愛子稚孫而不顧捨涼臺燠館而安之雖
七旬已隔於音容然一念可通於冲漠伏願拔旅魂於遐

嶠脫鬼趣於大幽緋髮旅歸掃炎馘於三伏箕裘不墜行
餘慶於二孤

為二姪追薦惠州弟

丹旄言旋陟岵愴十旬之隔赤章哀籲叩閤冀一念之通
伏念臣等先父臣某奮自孤童安於拙宦補孝子循蘭陔
之叶久矣栖遲慕前賢守鬱林之風過於清苦凡今日寸
地把茅之苟有皆平生節衣縮食之所營云胡夏鵬之妖
莫起河魚之疾野吏之亭長在老父共悲善和之宅依然
主人不返雨降露濡動輒悽愴水浮陸步幸無震驚輒伸

人子之情敬采道家之說伏願回乾坤之大造鑿草木之
微忱逝者如斯夫欲承顏而永訣魂兮歸來此寧與魂以
俱沉脫離幽陰周游冲漠

又

獲罪於天抱此幽憂之痛得請於帝招其離散之魂力援
沉淪恩霑存沒伏念臣等先父臣某奄終官舍且涉暑塗
難返丹旌愴慈顏之就木欲銷黑籍遂血面而叩閤果以
哀恫通乎彤鬢騎麟而下等人世之微塵化鶴歸而歸訪
子孫於它日

為二姪追薦惠州弟小祥

板封坎掩已從窀穸之歸火改穀升追感歲時之變俯伸
號顙仰瀆穹窿伏念臣等先父某定數莫逃慈顏愈邈期
已久矣野哉短喪之言練而慨然痛甚終身之慕惟祈哀
於仙聖庶有益於幽冥憑伏道慈超離鬼趣初臨忌日豈
惟有一朝之憂永佩義方奚止為三年之改益綿餘塵燾
後昆

代赤姪孫薦母

鞠育顧復百生莫報於母慈躑躅號鳴九死少伸於孺慕

伏念臣母黃氏傳家臣巨孝作配嚴君如友如賓安荆練
之淡泊斯人斯疾賴藥疾之扶持意疋羸為壽考之資迺
變滅在頃臯之頃夫嗟絃斷兒尚髻垂升堂不見哲哲目
存之容開卷不聞諄諄耳提之誨既抱煩寃而枕塊尚延
殘息而叩閻伏願矜孩幼之血忱刊幽陰之黑籍棄白日
襲長夜雖莫招冥漠之魂抱明月挾飛仙冀早獲逍遙之
趣

追薦六二弟

少小相依莫切同根之愛幽明永訣可勝摘蔓之悲仰瀆

穹蒼俯陳悃素伏念臣亡弟某奄終一夢俄及六旬粗有
王通之田廬未畢尚平之婚姻重矣托孤之責壓於垂老
之身廼命羽流薄羞菲薦伏願離幽陰趣爲汗漫遊隼影
僅存動徃哲獨亡之嘆餘情不泯結來生未斷之因

代續姪孫薦父

幼而無父孰恤零丁窮則呼天必聞哀籲伏念臣某父臣
某燈窓苦學砥礪好修周家所謂鄉之賢能漢人亦云家
之珍寶甫臨伯玉知非之歲方且盛強未及宣尼學易之
期奄然委蛻永別族親之恩誼靡需兒女之長成終身含

陟岵之寃泣血瀝叩閭之悃伏願遊乎方外復初于性初
解脫業緣依憑因果破胡曾劫灰之語有無渺茫遊仙家
白雲之鄉逍遙自在

又

父劬莫報含荼毒之至寃天聽甚卑瀝哀鳴而上愬俯陳
螻蟻仰叩鴻濛伏念臣某父臣某傳奕葉之弓箕踐前修
之矩矱族稱孝鄉稱弟不可瑕疵市爭利朝爭名則如退
怯方某水某丘之自適忽斯人斯疾而弗瘳靡需三息之
冠筭不顧六親之恩愛友多作誅隣不相舂剖苦塊之悲

洞徹藥珠之淵邃伏願溥施方便考察平生信大命之有
常哀先君之何辜判陰官之黑籍超脫沉淪乘帝鄉之白
雲周遊汗漫

代強甫婦薦母

御寃枕塊永隔母慈瀝血籲天少伸子慕伏念臣妾先妣
某氏生王侯之閥嬪儒素之門堂有舅姑珍鮭之養惟謹
子無嫡庶鳴鳩之愛則均謂者年開石窹之封乃中歲抱
栢舟之志鄉評甚媿閭範可師女有行念切晨昏之際
人生如寄訃馳宿昔之間戴星而歸陟屺靡及惟祈哀於
鬼趣

謝恩

綠章甫徹悲哉草土之情黑籍隨刊大矣雲天之施臣妾
某從夫游宦陽清溫聞訃告而亟歸痛音容之漸遠念聖
善勛勞之德等於乾坤接道家煉度之文求諸鄭岱果蒙
衆仙聖之力俯憐一女子之微躬蠻感通幽陰解脫及黃
泉而見永無定省之期乘白雲而仙早獲逍遙之趣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七十二

